

黎黃陂軼事

貢少芹著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黎黃陂軼事序

昔宣聖之贊帝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豈不有堯之盛德。能兼仁智勇三者。備於一身乎。嗚呼。共和肇建以來。十有餘稔。其間人材輩出。顧能稱完人者。寥若晨星。此吾人於黃陂黎氏。所以不能不崇拜之也。黎氏首義於武昌。登高一呼。羣山翕應。豈不以其勇歟。既爲共和之元勛。遂任民國之元首。跡其施政行事。接物待人。莫不本仁祖義。開誠公布。胞與爲懷。之念。視民如子之心。殆爲薄海所共見。而共聞。詎非仁之至耶。當茲滄海橫流。政潮迭起之時。黎氏處則保泰持盈。抱璞完貞。出則不激不墜。無黨無偏。非智者又烏克臻此。雖然。黎氏鴻謨駿烈。盛德豐功。將來自有史官爲之紀載。吾儕小民。庸足以傳黎氏故。退而思其次。取其生平軼事。爰裨官野史之例。記述一二。庶亦爲崇拜英雄者。

所。同。願。乎。民。國。五。年。予。長。國。華。書。局。編。輯。部。因。懇。貢。子。少。芹。編。譯。黎。氏。軼。事。都。凡。十。章。越。年。十。月。貢。子。復。增。補。兩。章。今。歲。予。又。爲。增。一。章。明。知。蠶。測。管。窺。莫。窮。深。邃。然。而。細。流。土。壤。無。損。高。明。充。此。意。也。敢。付。之。剞。劂。以。問。世。是。爲。序。

武進李定夷謹撰

黎黃陂軼事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軍官時代之軼事

第三章 起義時代之軼事

第四章 南北統一時代之軼事

第五章 二次革命時代之軼事

第六章 伏處京師時代之軼事

第七章 帝制發生時代之軼事

第八章 雲貴稱兵時代之軼事

第九章 繼任總統時代之軼事

第十章 復辟時代之軼事

第十一章 旅津時代之軼事

第十二章 復職時代之軼事

第十三章 結論

黎黃陂軼事

江都貢少芹著

第一章 緒論

世之論者曰黎黃陂乃當代革命之偉人共和之元勳也此種論調吾人已耳熟能詳矣夷攷黃陂歷史辛亥以前不過伏處專制政體之下爲湖北混成協之協統已耳初無何項之表見洎乎義旗高舉黃陂遂一躍登二十世紀之簇新舞臺上嶄然露其頭角且開四千餘年歷史上未有之變局在諛之者咸謂天心厭惡專制鬱極而發人心憤疾滿清蓄之已久故假黃陂之手造成共和且以其政治膽魄智識在在俱臻優美始得成此非常功業此一說也有詆之者謂其爲人庸常無特異之點此次變帝制而爲民主彼實因人成事適滿族氣數告終彼會逢其巧得所憑藉遂成斯志此又一說也嗟乎是皆皮相之論而非破的之言也吾謂黃陂一生別無他異惟此庸言庸德四字行之終身無懈而已人第見辛亥以前屈伏於惡劣官僚肘腋之下無功過之可言癸丑以後困處於專制魔王範圍之內無猜忌之迭起遂託

爲非有絕大之本領。何能處此橫流漩渦中。恢恢乎游刃有餘耶。吾則謂黃陂長處。卽在於沈毅以接物。鎮靜以應變耳。所謂沈毅以接物。鎮靜以應變者。皆由庸言庸德。有以養成之也。天下惟庸言庸德而無虧者。斯可以任重而致遠。今者黃陂已依約法繼任總統矣。今後之設施。姑弗具論。然觀於已往之事蹟。揆諸未來之功業。吾可以預決曷爲預決。卽以其沈毅以接物。鎮靜以應變知之。其接物也。其應變也。亦仍不外庸言庸德四字已耳。雖然。五年以來。黃陂歷史固彰彰在人耳目。無待著者贅述。至其遺聞軼事。論世者或容有未悉。不佞居鄂最久。關於黃陂之微事細行。耳所聞目所睹者。不可僂指。茲特表章出之。豈敢資諸君之談助。蓋將使閱者動觀人於微。卽小見大之觀念也。吾請一言以蔽之曰。黃陂之一言一動。舍庸言庸德無虧而外。決無其他得力處也。

第二章 軍官時代之軼事

◎受知於張之洞

黎田北洋水師學校畢業生。充飛鯨軍艦正炮目。甲午之戰。清軍敗績。黎憤而投海。

旋爲他艦所救復至京任海軍學校教員時滿廷裁撤海軍黎卽南下詣金陵聞江督張之洞（因劉坤一調往榆關張署任）設延才館因往投効張與語見其氣宇深沈大悅欲黜楊金龍而以中軍協界黎黎不忍奪其職固辭之張乃留之署擬爲之擇一相當位置未成劉坤一復任張仍督鄂途挈黎偕之湖北任以自強軍管帶黎與士卒同甘苦咸得所部歡心時張之了姑爺張彪爲湖北提督見黎之氣度品行及軍事知識與經驗遠出已上忌之數譖於張張雖不爲其所惑然拔擢黎之決心亦漸淡薄以故黎屈於末秩竟閱五稔之久僅兼差漢陽鑄藥廠會辦而已

●受侮不較

張彪爲鄂省提督其自強軍仍由彪統轄全軍約五千人雖較勝綠營惡習然其叫囂凌躐在所難免惟黎之所部差可爲節制之師一日自強軍會操張蒞塲觀之閱及黎隊則步武整齊秩序嚴肅張大激賞之且責張彪彪以中下級軍官不善訓練對張怒召軍士演說謂宜以黎軍爲模範更委黎爲各營教練官彪愈忌黎陰囑軍士於黎指揮時不從其命令黎溫語導之卒弗聽如是者數次黎知爲彪之主使也

乃詣轅辭教練職。張詰之，廉得其情，立召彪。至，予以中斥。彪益唧。黎時欲報復，苦未得間。會張召將領開軍事會議，衆皆至。黎以患瘧，故稍後。彪潛於張，謂適有友人至自漢口，見黎醉臥南城公所某妓家，恐不果來矣。張漫應之。未幾，黎至，張叩以來何晏。黎以膺疾告張，怒目視彪，意責其誑。已，彪口雖不言，而怒黎之心益切。適同寅馮少竹五十初度，衆官咸往祝嘏。彪及黎均蒞止。烏晚筵初，張主人飛觴勸客。彪狂飲，無算已，而微有醉意。藉他故與黎大敘風景，效灌夫罵坐喃喃不已。黎弗與之較，更謝過不遑。俄而彪沈醉如泥。黎送之歸，第明日彪自知惶恐，向黎道歉。歎曰：「黎唯唯而已。」

◎外人謂黎知兵

有法國陸軍少尉名羅勃爾者，來華游歷。至鄂，謁見制軍張之洞，請於張欲參觀軍隊。張許之。及閱畢，於張彪所部不置可否。惟盛稱黎之統轄五百人爲節制之師。是日，張彪設讌，享羅勃爾。遍筵各級軍官列坐。黎亦與焉。羅勃爾雖法人，以數至中國，操華語極嫻熟。席間與彪縱談軍事，學彪固漫無經驗者，籍口結舌，不知所對。黎恐

貽鄰邦訕笑。乃代答之所陳。多中肯要。羅心折。席闌羅復詣督署。謂張曰。宋卿頗知兵。而猶屈於末秩。何也。張慚而謝之。欲畀以重任。卒爲彪語止之。

●曉軍士以大義

庚子拳匪作亂。西后惑於邪說。曾詔各省格殺居留內地外人。當時雖賴鄂督張之洞與江督劉坤一東撫袁世凱與駐滬各國領事以議和九條力任保護之責。維持東南半壁。實則湖北不致有戕害夷族之事。黎之功居其半也。初朝旨下張彪首先躍躍欲試。令軍士早爲之備。及奉之洞命令大違初志。彪口雖不言。腹甚非之。而所部咸冒之洞背抗懿旨。蠢蠢欲動。勢極危險。且勾結黎之軍隊爲助。事爲黎偵知。逕詣督署告密之。洞大駭。飭黎剴切曉諭。黎乃遍歷各營演說。聲淚俱下。軍士爲之動容。始未釀成大變之洞歎賞之。未幾擢爲自強軍統領。

●助張彪規劃軍制

自拳匪肇亂之後。清廷知綠營兵制不能立競爭世界。遂幡然變計。實行徵兵制度。陸軍部編湖北新軍爲第八鎮。更咨請張之洞擇將領中有新軍智識者得充統制。

之洞知張彪弗能勝任極屬意於黎彪大恐嗾使其了夫人入署面要之洞畀以黎職之洞初弗許了夫人大撒嬌痴伏地哀啼誓以死爭之洞不得已乃委彪以黎爲二十九標標統助彪從事編制黎慘淡經營兩閱月規模粗備成軍之日之洞親往校閱見佈置有條不紊招黎至慰勞有加黎謝曰凡此皆張統制之部署某不過執鞭隨其後耳何功之有之洞默然時彪亦在側見黎不自居功心甚德之由此對於黎之感情漸次融洽旋廷旨飭湖北增設一混成協黎遂一躍而爲協統焉

●不受籠絡

張彪固一卑瑣齷齪無恥之尤也自黎之讓功於已遂一變其平日妒嫉初衷而爲親暱之狀態每屆宴客必折柬邀之黎不至彪及衆客不入席也黎沈默寡言對彪尤拘謹席間偶與衆客語必稱頌彪不已未幾黎夫人四秩壽辰彪餽以厚禮且令其了夫人往祝了夫人雖徐娘半老猶喜飾艷妝是日侍婢如雲珠圍翠繞車水馬龍詣黎之私第至則見黎夫人衣裙古樸心大疑登堂拜畢相與寒暄語言問了夫人叩以胡黜華崇實乃爾答云黎所入俸金僅足供堂上菽水及津貼貧寒戚友之

用烏有餘資。囑置此華黼物了。夫人歸贈以衣飾。其值頗巨。黎卻之。又欲與黎夫人結爲姊妹。行婉言謝絕。

●彰德會操

未幾清陸軍部欲覘南北洋新兵之成績。遂舉行秋操大典。指定彰德爲會操地點。臨時總指揮官如馮國璋徐紹楨吳祿貞夙以知名於世。鄂督張之洞飭張彪抽調勁隊赴汴。彪自知無軍事新知識。恐貽差大雅。僞言猝膺重疾。請以黎代之。黎指揮得法。軍士亦小心將事。克與諸省新軍埒而射擊技術卒膺最優等獎勵。時覘操大臣爲陸軍部侍郎廕昌及阿爾泰都統鳳山兩人固號稱知兵者。至此亦大加激賞。更有西人某中尉謂鄂軍程度尙稍遜於北軍。所幸司令者臨時善於應變。故不落人後。於是黎協統之名震耀於北方將領之耳鼓矣。

●駐軍萍鄉兩閱月

丙午之歲。江西萍鄉有大股土匪冒稱黨人名義。揭竿起事。廷旨電飭南京湖北第八第九兩鎮統制派兵馳往會剿。時徐固卿命管帶伍崇仁率三十三標第二營全

隊。出。發。張。彪。則。使。黎。將。兵。赴。贛。將。抵。萍。鄉。黎。召。集。所。部。演。說。曰。吾。儕。此。行。當。先。辨。氣。徒。之。性。質。果。爲。黨。人。而。含。有。政。治。上。之。臭。味。誠。不。必。與。之。戰。宜。設。法。解。散。之。若。土。匪。爾。曹。盍。努。力。鋤。之。以。絕。根。株。衆。服。膺。其。論。比。至。匪。已。聞。風。逃。遁。而。是。地。居。民。要。求。黎。暫。駐。防。匪。復。來。黎。徇。所。請。遂。淹。留。萍。鄉。近。兩。月。誠。軍。士。勿。騷。擾。民。間。致。雞。犬。不。驚。比。返。師。百。姓。贈。以。牌。傘。黎。概。謝。絕。之。

趙爾巽契黎

明年張之洞奉召進京。受軍機大臣遺缺。調東三省將軍。趙爾巽補授趙夙以能吏稱。治事有果毅力。又素知張彪從前進身之醜。歷史輒鄙之下。車伊始。彪往見趙。與語。審爲肉食者。及見黎。察其器宇深沈。應對之語。又曉暢軍機。乃心儀其人。與幕僚言。欲以黎代彪位。置將發表矣。事爲黎所聞。詣轅力辭。且曰。公脫強我。我將並此未秩而棄之。語極肫摯。趙不忍強其事。始知黎歸。晤彪告之。故更促其電致老帥。指張之洞。設法彪大駭。商之了夫人。晉京運動。越數日。張函果至。彪雖獲保全祿位。而關於軍事上計劃。趙悉召黎商榷。視彪如虛員而已。彪益徬徨不自安。

●陳夔龍信張彪

趙爾巽督鄂未及一年奉清廷諭旨調補川督。繼趙者爲陳夔龍。陳雖歷任封圻，仍未脫書生積習，相傳其每日早起必臨小楷數帖，讀古名大家詩集百遍。且素有學常之癖，其夫人爲慶邸假女，頗有勢力。陳之獲高官厚祿者，皆夫人運動力也。世人稱之曰三畏先生。三畏者，蓋畏假丈人、畏夫人、畏報館也。蒞任後一切措施，墨守蕭規，曹隨成例，對於軍事上尤不注意。張彪於此急謀活動，使其妻往謁陳之夫人。陳夫人固最喜奉承者也。彪婦向爲張之洞之寵愛，使女凡一切媚人伎倆，是其專長。以故兩雌虎接洽後，竟感情融洽。久之，彪亦得陳大帥之歡心矣。彪偵知陳善作詩，出百金倩李涵秋（時涵秋主任漢口某報，頗負盛名）代作律詩四首，頌揚陳之功業，下署彪名，獻於陳。陳讀之，謂其得體，贈彪匾額一方。顏曰（儒將風流）。彪每屆讌會，逢人輒道小帥遇我厚（陳字小石），其恬不爲怪。有如此者，惟黎則安之。若素但求於應行事，竊無忝厥職。其餘夤緣奔競，彼匪惟不屑爲，且不能爲也。彪對於黎雖未施施然，自鳴得意，然相處間不復似前之親暱矣。

●爲記者緩頰

有彈漢傑者。漢口武漢新報之主任也。曾著時評譏陳大。怒令張彪遣軍士至漢禁其發行。而拘張到案。交陸軍執法處研訊。時處長爲滿人鐵忠。與黎最友善。黎請於鐵爲張緩頰。且曰。彼弄筆之書生耳。以口舌刻薄致觸當道忌。若必仰承意旨而嚴懲之。則輿論將集矢公之一身。公何必取媚一人而犯衆怒乎。鐵韙其說。欲釋之。陳弗許。鐵不得已。乃定張以一年有期。徒行罪。厥後陳去瑞。辛儒至。張卽出獄。黎之力也。

●拒絕不正當之餽贈

陳督有女一。患癆瘵致死。陳夫人最愛此女。茲掌珠頓殞。哭之哀挾。陳爲之治喪。追悼所屬。趁此時機。咸欲媚陳。各贈禮物。爭奇鬥異。踵事增華。爲他日升官發財地位。彪乃聯合各級軍官。擬以十萬金購置珠衣一襲。餽陳俾爲出喪時之裝飾品。黎獨不表同意。第致送普通弔儀。其值約在數元。上下彪嗤其吝。黎曰。果爾。吾將以餽陳女之份金賑濟湖北水災。可乎。於是出資三千元立畀之。漢口慈善會彪慙而退。後

有洩於陳者。陳欲藉他故揭參之。以其深得軍心也。乃止。此事鄂中各報曾記載之。

●與瑞澂之問答

陳在鄂未久。清廷調陳督直。繼任者爲滿人瑞澂。瑞生平最懼革命黨。下車時循例所屬文武印委各員必赴轅謁見。瑞閱張彪履歷畢。自語曰：（還好。汝隨張相爺多年。更由行伍發跡。僭們相信你沒有甚麼異志。）及閱黎手版未及半頁。即摘除眼鏡默視黎良久。作嚴厲之語曰：（汝係北洋水師學生出身。麼。嚟。狠有些懷疑。嚟。聞得學堂中慣出革命黨。而且你又有兵權在手。僭總是不放心。）黎從容力辯。其無瑞又詢張彪曰：（你可知他的爲人麼。縱然他不作革命黨。他部下兵丁們保不住盡是安分之輩。）彪答湖北兵士向受軍事教育。只知捍衛國家。不知他謀。瑞聞語曰：（據你說來。嚟們可高枕無憂了。）又謂黎曰：弗怪。嚟。這才說是要的。不必介懷。黎唯唯。偕張俱退。

●一言弭變

徐升。徐盛。徐花子者。乃父子叔姪。爲湖北青紅幫首領。橫行鄉里。受其害者不知凡

幾廣結死黨新軍中爲彼徒衆者什居三四瑞到任後卽逮捕徐升等三人交江夏縣鞠訊更張貼招告數日間訴冤之呈稟有百餘件之多瑞卽定讞予徐死罪飭江夏縣李令押徐赴草湖門外行刑時新軍半爲徐之黨羽密議却徐他遁黎偵知立以電話告瑞第言徐升等向爲巨痞四方無賴依附彼者甚夥若必赴市曹而正典刑恐不法之徒逞意外變故亟宜早爲戒備瑞乃飭李令僞調警察及衛隊往城外保護刑場以張聲勢實則密遣劊子戮徐等於獄中事後聞諸人言謂幸未縛囚出城伏法苟出者其徒悉環佈狙伺將有激烈之大戰鬥也然黎之功有足多焉

●瑞澂釀成革命

宣統三年春清廷惑於郵傳部尙書盛宣懷之議收川漢鐵路爲國有致激成川民抵抗之風潮斯時川督趙爾豐（四川總督本趙爾巽因奉調他任故以其弟爾豐代之）暴戾恣睢更剛愎自用謂川民爲叛黨遽調兵士殺戮無辜釀成巨變清廷知大局不可收拾派端方爲鐵路大臣帶鄂軍三十一三十二兩標入川相機勦撫時鄂省兵力單薄革命志士咸佈散於武漢三鎮乘機運動更勾結軍隊聯絡一氣